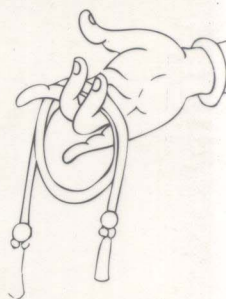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医师承学堂

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



一个经方临床家解读南国经方医案

梦回伤寒 四大金刚

黄仕沛 何莉娜◎编著



广东伤寒四大金刚 易巨荪 陈伯坛 黎庇留 谭星缘

“四大金刚”的医案处处体现“方证对应”的原则，当代经方家黄仕沛先生对“四大金刚”的医案进行注释，并借助“穿越体小说”进行了生动演绎。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

中医师承学堂

梦回伤寒四大金刚

——一个经方临床家解读南国经方医案

黄仕沛 何莉娜 编著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回伤寒四大金刚/黄仕沛, 何莉娜编著. —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2. 12

(中医师承学堂)

ISBN 978 - 7 - 5132 - 1195 - 6

I. ①梦… II. ①黄… ②何… III. ①章回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44481 号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

邮政编码 100013

传真 010 64405750

三河西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 710 × 1000 1/16 印张 15.5 字数 214 千字

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 - 7 - 5132 - 1195 - 6

*

定价 36.00 元

网址 www.cptcm.com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

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

书店网址 csln.net/qksd/

新浪官方微博 <http://e.weibo.com/cptcm>

二〇一二年一月

做夢也夢見
仲聖之侍人

祝

夢回の大主剛出版

鄧鐵濤



国医大师邓铁涛为本书题词

《梦回伤寒四大金刚》，是黄仕沛先生及其团队继《黄仕沛经方亦步亦趋录》之后又一倾力之作。黄师赐吾书稿，先睹为快，荣幸之至！

岭南伤寒四大金刚，谭星缘并无医案存世，陈伯坛存世的医案也只有十几则，易巨荪虽有《集思医案》存世，但未曾有人注释，惟黎庇留的《黎庇留医案》曾经萧熙注解，何绍奇作序。其医案处处体现“方证对应”的原则，遣方用药丝丝入扣，效如桴鼓，然却未能广为流传。几年前，黄师将其视为己任，欲对四大金刚的医案进行注释，以期使岭南本土之经方瑰宝发扬光大。是书历数载之构思和准备，终于近期完稿并将付梓刊行，是吾辈经方人之幸事，可喜！可贺！

医案素材取自《集思医案》、《黎庇留医案》及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《广州近代名老中医医案医话选》中仅有的十几则陈伯坛医案。涉及陈伯坛的性格、医德及其逸事则取自仅有的几篇回忆文章。至于书中出自各人口中的“医理”则多是来自黄师个人观点，但尽量从仲景原文出发，且避免繁冗的中医理论，力求深入浅出。

这是一部富有岭南乡土风情的章回小说，它通过一个中医博士、主任中医师的视角，通过他穿越到19世纪后的所见所闻，阐释医案，并借对医案的阐释，抒发黄师之经方观点。现代与近代贯通，回归医案之源本，再现当时临证之场景。其活泼的形式、独到的视角和见解，融知识性、趣味性、岭南地域风情与文化特色于一体，文笔酣畅淋漓，情节

宕荡起伏，让人叫绝！非具有医、史、哲、人文、社科功底修炼之绝对功夫，难至于此！

是书以岭南伤寒四大金刚之医案原型为背景，将黄师观点贯穿其中，是一部难得的中医经典运用创新之作。同时，对丰富和推动岭南中医文化发展必将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。

随着中医热、经典热、伤寒热之掀起，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与中医师承教育的进一步推行，以黄仕沛先生为核心的经方研究团队，彰显出创新进取、务实精干之风范和氛围，值得效仿和学习！

我与黄师相识、相知，也是因于广州“全国经方临床应用高级研修班”的机缘，亦师亦友。黄师深厚的中医功底和文化素养，执著的进取精神和卓越的经方疗效，让人敬之！仰之！

愿黄师带领的经方团队更上一层楼！愿是书带给经方人别样的清新典雅的精神愉悦和享受！是以为序。

广州中医药大学 李赛美

2012年8月

（李赛美教授为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伤寒论教研室主任，经典临床研究所所长；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广东省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）

我与仕沛贤弟相识相知五十载，实属不易。一年前，我曾为其著作《黄仕沛经方亦步亦趋录》作序，现在又作为仕沛贤弟师徒新作的第一个读者，我觉得非常荣幸。

此书凝聚了他们师徒对经方医学的热忱，字里行间流露出他们师徒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人，对“中医文化”以及“广府文化”的深厚感情。仕沛贤弟在“耳顺”之年，将届“古稀”，仍致力于对经方的挖掘与推广，这正如一位著名粤剧剧作家何建青先生题赠与他的《儒医行》中所说：“医中之豪不愁老，挥笔操琴有壮心”，着实令人敬佩。

书中以萧遥和孟飞跟随四大金刚学医的故事为主线，贯穿了对清代“岭南八景”的描述，对广州民俗民风、戏曲音乐、饮食文化的介绍。翻开这本书，我就如同跟随着萧遥和孟飞一起去找寻老广州共同的回忆一般。童年时，我和小孩子们一起在荔枝湾畔，荔基鱼塘旁玩捉迷藏时的情景，至今回想起来依然是那么的美好。“飞机榄”、“鸡公榄”、“艇仔粥”的叫卖声，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，却深深地印在了我们心底。悠扬的粤乐声告诉世人，我们广州人有我们的“广府文化”。

广州历代名医辈出，他们的很多医案、轶事却未能广为流传。岭南伤寒四大金刚，除了陈伯坛以外，其他三位的生平事迹我们已经知之不多了，谭星缘的医案和著作也已经失传。在这个时候，对四大金刚的医案进行整理、注释工作，使此岭南经方瑰宝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淹

没，这对岭南中医文化的保存和传播，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。

此书以小说的形式，活泼的文笔，把读者带到四大金刚身边，使读者可以身临其境般地跟随四大金刚看病。又通过他们的交流讨论，带出仕沛贤弟自己的经方观点，深入浅出，可见作者的独具匠心。书中对医案的注释，虽为作者本人的理解，但并无大段说理，牵强附会，均以贴近仲景原意，“方证对应”为原则。致力学习、运用经方者读之，定能大有裨益。

我与仕沛贤弟都是中医学徒出身，深知师承教育对中医传承的重要性。黄仕沛师徒结缘三载，我作为他们的见证人，见其在短短的三年间能有今日的成果，感到非常欣慰。余虽不才，乐为斯序。

陈建新

2012年8月

(陈建新老中医是黄仕沛早年同学，中医副主任医师，广州市越秀区中医学学会学术顾问，名誉理事长)

主人公孟飞，40岁上下，新会人，是中医博士，广州某三甲医院的急诊科主任，主任中医师，他因参加急诊年会回到新会，并拜访了他读本科时的室友，他的同乡萧遥。他虽曾读过不少中医的典籍，但是课堂所学与临床所见之间的矛盾，使他对中医的疗效产生质疑。在与萧遥的谈话中，萧遥给他讲述了经方家的遣方用药原则，与经方治病的确切疗效，特别是四大金刚以升麻鳖甲汤治疗鼠疫，在广州甲午年鼠疫大流行中愈人无数的事，引起了他对经方的兴趣。萧遥趁他酒醉后，把他催眠了，使他的意识穿越到1893年的广州，从而开始了他在四大金刚身边的学徒生活。

他先是到了易巨荪的集易草庐，开始的时候，他认为“古方不能治今病”“南人无伤寒”，而且他认为易巨荪“方证对应”的辨证思路是“小众”的，机械的，违背中医辨证论治原则的。他想方设法，希望可以回到21世纪。但当他亲眼看见易巨荪诊病的效果，并听了易巨荪在灯下讲解之后，经方治病的疗效，以及经方家的辨证准确、组方严谨，使他的观点开始有所改变。

其后，萧遥也穿越到19世纪，并进一步向孟飞讲解，《伤寒论》的方是经过历代实践证明的高效方，现在的人不愿、不敢、不会用经方，是因为他们未能体味仲景原意而已。萧遥进一步阐述了仲景的组方用药原则，并告诉他，我们读仲景书应该根据临床，以论解论，条文前

后互参。自此他开始逐渐接受“方证对应”的辨证思路。

萧遥在集易草庐中，经历了易巨荪师徒问对讲解小柴胡汤、易巨荪和黎庇留同用大柴胡汤治病、四大金刚烹狗论扶阳。并见易巨荪用生姜泻心汤、旋覆代赭汤、大承气汤、大陷胸汤等经方治病，还听易巨荪论及温病和伤寒之争，使他完全接受了经方家“方证对应”的辨证思路，立志要好好学习经方，希望拜易巨荪为师。时光飞逝，孟飞在集易草庐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，此时已经是1894年了。

易巨荪拒绝了孟飞拜师的要求，并把他介绍到黎庇留的崇正草堂。在崇正草堂，孟飞和黎庇留非常投契。黎庇留除了带着他看病，还深入浅出地跟他讲了四课。第一课：辨证的重要性；第二课：扶阳剂进退之诀；第三课：养阴药的使用；第四课：辨当下与不当下。黎庇留还带着他参加了两次四大金刚的聚会，这两次聚会讨论的分别是小柴胡汤和吴茱萸汤。自此，孟飞茅塞顿开，对经方的疗效深信不疑。

在黎庇留的介绍下，他结识了番禺学宫的隐士黄先生。后来他才得知，黄先生和萧遥早就相识，是黄先生教会了萧遥如何穿越之法。在黄先生和萧遥的帮助下，孟飞穿越到1899年，他在陈伯坛的医馆当学徒，跟着陈伯坛看病，他被“陈一剂”的医德和医术以及对中医的热忱震撼了。

当他回到1894年时，鼠疫爆发了。由于医疗卫生条件落后，一百年前的广州对鼠疫几乎是不设防的，这次鼠疫流行，广州死了十万余人。以易巨荪为首的伤寒四大金刚，通过对鼠疫患者症状的观察，并通过查阅《伤寒杂病论》《外台秘要》《千金方》《诸病源候论》等著作，认为当时的鼠疫极似《金匱要略》中的阴阳毒，应以升麻鳖甲汤治疗，并设十全医局赠医施药，愈人无数。

最后，孟飞在萧遥的帮助下又见证了陈伯坛治疗两广总督谭钟麟、民国内阁总理唐绍仪的外侄孙。见证了陈伯坛办学育人，以及医星陨落，万人空巷路祭名医的感人场面。他终于成为了经方的信徒，明白经方是中医之光，决心把研究挖掘经方、传播发扬经方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事业。

目
录

- ※ 第一回：访友把酒论经方 1
- ※ 第二回：穿越时空到西关 11
- ※ 第三回：初看经方显奇效 17
- ※ 第四回：屈身草庐当伙计 23
- ※ 第五回：庆堂灯下解经方 28
- ※ 第六回：荔枝湾畔再论道 36
- ※ 第七回：集易庐师徒问对 48
- ※ 第八回：庆堂天佑同治病 56
- ※ 第九回：无意仕途陈伯坛 63
- ※ 第十回：顽徒能否参聚会 72
- ※ 第十一回：四金刚烹狗论扶阳 79
- ※ 第十二回：欢欢喜喜过大年 89
- ※ 第十三回：依依惜别集易庐 95
- ※ 第十四回：循循善诱说辨证 102
- ※ 第十五回：名中医情系大戏 111
- ※ 第十六回：小小吴萸堪大用 116
- ※ 第十七回：温阳剂进退之诀 121



目
录

◆ 第十八回：养阴药妙用之法·····	133
◆ 第十九回：番禺学宫遇隐士·····	142
◆ 第二十回：善辨当下不当下·····	148
◆ 第二十一回：品茶煮鸭话柴胡·····	153
◆ 第二十二回：越王井旁谈仲学·····	167
◆ 第二十三回：贤隐士直说解梦·····	173
◆ 第二十四回：梦中梦里寻明师·····	179
◆ 第二十五回：经方魁首看病忙·····	186
◆ 第二十六回：著手成春陈一剂·····	191
◆ 第二十七回：甲午鼠疫大流行·····	196
◆ 第二十八回：十全医局救危难·····	204
◆ 第二十九回：鼠疫中医当救星·····	210
◆ 第三十回：儒医名声震南粤·····	215
◆ 第三十一回：医星陨落香江城·····	223
◆ 第三十二回：杯酒间忆怀明师·····	232
◆ 后 记·····	234

第一回：访友把酒论经方

2011年12月，一个冬日的早晨，阳光明媚，蔚蓝的天空中点缀着朵朵白云，广珠城轨上，坐着一个40岁上下的中年男子，身材高挑，戴着金属框眼镜，清秀的面庞略显苍老。可能是工作压力的缘故，头发已经斑白，黑色格子纹的外套，深蓝色的衬衫，一派学者的风度。

他叫孟飞，广州某三甲中医院的急诊科主任，中医博士，他们医院最年轻的主任医师。他身边坐着他的研究生小吴，他们俩是去新会市开急诊学会年会的。

此时，孟飞正点着手里的iPad上网。突然，他被网上一段文字吸引住了。“城厢地方瘟疫大作，两月之久仍未止息，且传染之速，尤觉日甚一日。常有宴饮之际，席未终而身已亡，谈笑之余，音尚存而魂已散。疫症出于俄顷，药石无所用之。”（这是100多年前，上海《申报》关于当时粤港鼠疫大流行情况的描述。）

孟飞跟身边的小吴说：“小吴啊，网上讲的这段瘟疫，来势汹汹，比我们2003年的“非典”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疫情总是在我们不经意间袭来，如果不能妥善地应对，那必将酿成人间浩劫。天灾面前，我们急诊科医生作为第一道防线，必须练就过硬的本事，还得有一副好身板。小吴啊，你还年轻，一定要好好努力。”小吴顺着孟飞的话说：“主任，我听科里的老师说，当年您是抗非英雄，我一定会以您为榜样。”

说完，小吴看了看孟飞所指的那段报道“哎，您看下面这一段。”小吴惊奇地叫起来，孟飞顺着小吴指的方向看去：“1894年时流行着一句话：省港大鼠疫，中医当救星……几位伤寒派医家谭星缘、黎庇留、易巨荪合议本病，认为其表现与古典医著《金匱要略》中的‘阴阳毒’

有相似之处，于是以该书中升麻鳖甲汤主治，重用升麻，颇为成功……甲午期间用升麻等药治鼠疫，黎庇留谓治疗百人中得生还者约有七八十，谭星缘则云只有百分之六十。”

他看完以后皱了皱眉头，将信将疑地说“中医治鼠疫，行不行啊？升麻鳖甲汤，我没见什么人用过。”在此二人讨论的时候，城轨已经到达新会站，师徒二人急忙收拾好东西，下车前往会场。

会议已经开始了，但是孟飞一踏入会场，马上就有两三个工作人员围了过来，笑容可掬地说：“孟主任，辛苦了，非常高兴您能来指导。”孟飞礼貌地应酬了一下来人。作为医院最年轻的主任医师，急诊学会的常委，他早已习惯了各种恭维。其实他本是一个很低调、喜欢清静的人，对这种殷勤和恭维，他甚至已经有点腻烦了。他和小吴找了一个靠后的座位坐下。今年的年会并没有太多的新意，孟飞仔细地听完了第一天的交流，这是他多年的习惯。他认为，从别人的研究经验中，总是可以找到可借鉴的东西，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。

晚上，他安顿好小吴，便乘车去找一个老同学。

他的这个同学叫萧遥，他们是同乡，新会人，读本科的时候住上下床。在那段青涩而美好的青春岁月里，年少轻狂的他们是最好的朋友，他们一起谈古论今，一起研究医理，一起站在宿舍的阳台弹吉他。当年会弹吉他的大学生并不多，他们是男生宿舍的一道亮丽的风景。还记得他最喜欢弹《外婆的澎湖湾》，萧遥则经常弹唱许冠杰的歌。

萧遥毕业的时候分配回新会，他则继续读书。十多年了，虽然相隔不是很远，但是因为工作忙，见一面并不容易，他起码有三四年没见过萧遥了。

到了萧遥家，萧遥便把他领进了书房。萧遥和他的老同学相比显得年轻健壮，金丝眼镜，浓眉大眼，一身白色的运动装镶着金黄色的衣领很有活力。

萧家的书房是非常雅致的，门对面是一个仿古四门大书柜，里面装满了书，最吸引眼球的是萧遥四处淘来的线装书，蜡黄纸张的旧书，

一本一本地用密封胶袋装好，并分类摆放。其他大部分是研究《伤寒论》的书，还有《临证指南医案》《医宗金鉴》之类的医书，另外还放着些哲学书、明清小说、字帖、乐谱之类。

书桌后面的墙上挂着萧遥自己书写的匾额“品茶论经”，旁边挂着萧遥的另外两幅书法作品，一幅是一首诗：“双眸初倦夜方阑，皓首穷经笑互看。岭海流风元不忝，冈州清气得来难。人如麟角光医史，书似骊珠扫异端。信否南阳曾复活？一枝好笔解伤寒。”另外一幅是这样的两句：“但愿人皆健，何妨我独贫。”

书桌对面是萧遥和朋友品茶、饮酒的地方，窗台上还放着一盆兰花，陈设也十分雅致。

孟飞不禁想起了当年，他和萧遥没什么事的时候，就闭门读一些医学典籍，《内经》《伤寒论》《温病条辨》之类他们都读得很熟，还研究过一些名家的医案。年轻时孟飞还多次因此受到他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的赞赏。

萧遥自年轻时就喜欢舞文弄墨，没事的时候读读诗、写写字。这些年，孟飞每次见萧遥，都发现他的书法有明显的进步。萧遥还喜欢收集古医籍，经过多年的积累，现在四门大书柜都被书堆满了。

孟飞赞叹到：“老萧，你可是一派儒医的风度。我们新会以前有明代大儒陈白沙，戊戌变法的梁启超，名医陈伯坛，现在可是又出了你萧遥这样的人物。”

萧遥笑容可掬地说：“老孟，见笑了。你大主任是事忙，要管着科里一大摊事，还要负责几个省级、国家级的课题，不容易啊。你可是我们班里最有作为的。我们小医生，比较空闲，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。”

“老萧，咱们老朋友了，你还取笑我。”孟飞嘴上虽是很谦逊，心里却是十分高兴，这样的恭维话他听过很多，但是出自萧遥之口，着实让他非常自豪，这十几年来，他能有如此成就，可是付出了超过常人的努力的。

萧遥指了指“品茶论经”的牌匾说：“我们老朋友多年不见，可不

能品茶，要喝酒，一醉方休。”语毕，拿出一瓶珍藏的茅台，开始给孟飞斟酒。

酒过三巡，孟飞指着“品茶论经”的牌匾问萧遥：“老萧，你的字可是越写越好了，可这‘品茶论经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要学陈白沙，当个老儒生啊。”又指指旁边那幅‘但愿人皆健’说：“你大有一种‘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，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’的气势啊。你这几年在研究《伤寒论》吧？近年是经典热，经方热，也热到你这里啦？”

萧遥呷了口酒，又给自己和孟飞斟上，笑眯眯地说：“知我者，莫若你孟飞兄。这两句是清末民初，浙江名医范文甫写的，此老一身傲骨，我十分钦佩他的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，所以一直把这两句诗作为座右铭。另外这首诗是已故广州市名老中医吴粤昌为纪念陈伯坛写的。”

孟飞当年就听萧遥提过：“陈伯坛是新会人，甲午科第七名举人，此后不再求仕，立志医业。他是清末民初的名医，以大剂著称，曾治疗过两广总督谭钟麟，又因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外侄孙而名震粤港。他还致力于著书和讲学，他的学生有很多后来也成了粤港一带的名医。陈伯坛是研究《伤寒论》的，《伤寒论》是东汉张仲景的书，张仲景是中医辨证论治的鼻祖，学习中医的人，没有不学习《伤寒论》的。”

孟飞问到：“他这‘一枝好笔解伤寒’指的就是陈伯坛的《读过伤寒论》和《读过金匱卷十九》？”

萧遥点点头，回答：“你还记得我们读书的时候，曾经读过曹颖甫的《经方实验录》吗？你觉得曹颖甫和其他一些研究《伤寒论》的人有没有区别？”

孟飞笑着说：“记得啊，不就是那个曹承气，江浙名医，脾气很倔，后来因为制止日本兵强奸妇女，死在日本人手上。当时我们一起看了好几天他的书，都没摸清他的用药思路。研究《伤寒论》的人太多，太阳、少阳、阳明、太阴、厥阴、少阴这六经，我可是搞了多年都没搞清楚。这些年，一忙起来，就更没心思搞这些了。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

不像你，怕是永远也难以弄得明白啊。”

萧遥又呷了一小口酒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老孟啊，说句实话，你是怎么看待今天的中医的？现在的中医看病总是开一堆检查，开一堆西药，中医不过是一种摆设。大家开口闭口谈指南、课题，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研究老鼠，而不是研究人。你认为，离开了西药，有几个中医可以用纯中药治好病的呢？”

孟飞收起了笑容，心想：是啊，今天大会交流的大部分都是动物实验。不过急诊科，都是些急危重症，中药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。回想年轻时候的他，那时候没有妻子、孩子，也没有银子、房子、车子，他和萧遥经常扎在书堆里面，寻找中医治病的奥秘，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叶天士、曹颖甫那样的名医。十几年来，通过系统的临床轮训，他的抢救技能、对规范化诊疗方案的掌握、科研能力，完全可以和西医拼一拼。可是，多年来忙于业务、职称的他，已经没有什么时间研究经典了。虽然也开些中药，做些关于中医的课题，天天跟下级医生说要做“铁杆中医”，但如果说到中医药的疗效，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。肺炎、哮喘能不用抗生素、激素吗？心衰可以不强心、利尿吗？离开了西医，中医是寸步难行。人无两度再少年，对中医的热情，似乎就像是年轻时的梦想，已经和青春的岁月一起离他远去。萧遥这个一针见血的问题，刺痛了他的心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，给萧遥斟上酒，无奈地说：“外界对中医科学性的质疑，西医疗效对中医的冲击，使中医的发展确实举步维艰。科学不断发展，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取代旧的，中医要发展，要提高疗效，绝不能停留在故纸堆里面。古人诊病的思路和方法我们可以学习，但是他们的很多经验是有时间、地域的局限性的。‘古方不能治今病’、‘南人无伤寒’。”

听了这话，萧遥激动起来，站起来嚷道：“没有继承，谈什么创新。有时间、地域局限性的是那些脱离了临床实际的中医理论。世易时移，病名会变化，病人的症候群是不会变化的。千百年来，能治好某一